

《首陽告金》選釋

附 2008 年金文學年鑑

主 編：沈寶春

副主編：高佑仁



麗文文化事業

《首陽吉金》選釋

附 2008 年金文學年鑑

主 編：沈 寶 春

副主編：高 佑 仁



《首陽吉金》選釋 附 2008 年金文學年鑑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首陽吉金>>選釋 / 李佩霖等撰稿 ; 沈寶春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麗文文化, 2009. 11

面 ; 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748-361-4(平裝)

1. 青銅器 2. 金文 3. 文集
793.207

98018354

版次 : 2009 年 11 月初版

主 編 沈寶春
副主編 高佑仁
作 者 李佩霖、林佳樺、邱郁茹、高佑仁、郭妍伶、張異雅、許震宇、黃榆惠、彭慧賢、雷晉豪、歐修梅、鄭宇清、蔡明芬、蕭雁菁、蘇郁茜
校 稿 高佑仁、莊惠茹、郭妍伶、邱郁茹
出 版 者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文山區 116 秀明路二段 112 巷 1 弄 18 號 4 樓
電 話 Tel : (02)8661-9962
傳 真 Fax : (02)2234-3665
法律顧問 林廷隆 律師
Tel : (02)2965-8212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pyright © 2009 by LiWen Publishers Co., Ltd.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版權聲明 本書內容僅授權合法持有者所使用，非經本書作者或藍海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授權，合法持有者除備用存檔及自行使用外，其他一切權利均予以保留。

商標聲明 本書所提及之商標及產品名稱均屬於其合法註冊公司所有，本書引用純屬介紹之用，並無任何侵權之意。

有限擔保責任聲明 本書製作力求盡善盡美，惟不擔保本書及其所附光碟無任何瑕疵，亦不擔保任何人或單位因使用本書衍生之利益損失。

撰 稿 人

沈寶春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首陽吉金選釋》（依姓氏筆劃排列）

李佩霖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林佳樺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邱郁茹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郭妍伶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張巽雅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許震宇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黃榆惠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雷晉豪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
歐修梅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鄭宇清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蔡明芬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蕭雁菁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蘇郁茜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2008 年金文學年鑑》（依姓氏筆劃排列）

邱郁茹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高佑仁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彭慧賢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校稿

高佑仁 · 莊惠茹 · 郭妍伶 · 邱郁茹

金字塔的底層，最重最寬，學問何嘗不如是。

本書的構擬，係因執行行政院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出土文獻研究Ⅱ：1949年前中國出土文獻之研究」（2008.12-2010）時，2008年在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碩士班開了一門「金文研究」的學年課程，上學期我們先研讀討論殷商兩周時期的代表性銘文，以訓練解析考釋的基本能力；下學期則讓這批敏悟聰穎的初犢試虎，由實務操作中入手，也因個個躍躍欲試，於是鎖定了2008年有關金文的任何出版品來考慮。

當然，懷疑是研究的初步，選擇是研究的兩難。在2008年眾多的金文論述中，要挑選哪個出版品來讓大家揣摩研究一番，而能互通聲氣，相濡以沫，取得一致客觀平允的結論呢？恰巧2008年上海博物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為遠在美國紐約的著名收藏家胡盈瑩、范季融伉儷的首陽齋舉辦展覽，精選出首陽齋藏品七十件（組）青銅文物，並在當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世紀出版公司出版《首陽吉金——胡盈瑩、范季融藏中國古代青銅器》乙書。上海博物館館長陳燮君先生在〈序言〉中強調這批青銅器「迄今為止從未公開展示過」，基於對這批材料的好奇，也因它們都不屬於科學發掘的藏品，可匯聚比觀質疑探討的空間很大，於是，我們做出了選擇。

以一個未固化的思維，初試啼聲的研究生群為主體，他們充實飽滿的興致，精挑細選了《首陽吉金——胡盈瑩、范季融藏中國古代青銅器》中有銘13件青銅器，透過形制花紋、時代特徵、銘文體例，盡其所能的去鑽研印證，詮釋

注解，信所當信，疑所當疑，透過問題的引申發覆，充分展現他們銳不可擋的特質，經課堂中熱烈的討論，理性的批駁，個中雖不免青澀，也或許矯枉過正，但課後不斷的思索補充，加強驗證，稿本經高佑仁、莊惠茹、彭慧賢、郭妍伶、邱郁茹諸君的細心校正補苴，努力付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鼓勵年輕學子積極地投入，並適度謹嚴地引領和修正，也是此計畫鎖定的教育目標之一。何況南臺灣教育學術資源相當有限，但為將來播下種子，培上沃土，傳承學緒，也是攸涉諸人理當盡力的。非常感謝高雄麗文出版社有志一同，鼎力相助，許了年輕學子不斷蓬勃發展的一個未來。

當然，這不僅是偶發的即興之作而已，我們認為，文化的厚度、學問的累積，都需要長久持續的堆磚砌層，使它變成一種常態，而對相關資訊的掌握，則是鋪墊的底層，書末所附的《2008 年金文學年鑑》就是在如斯的理念下粗略成形，也希望藉此能拋磚引玉，就正方家，共構出更完備豐贍、盡善盡美的作品來。

2008 年 9 月 15 日于臺南

目次

撰稿人	III
緣起	IV

《首陽吉金》選釋

凡例	01
壹、鷩觶	03
貳、鷩簋	25
參、晉伯卣	43
肆、召簋	59
伍、芮伯簋	79
陸、龍紋盤	91
柒、伯戣父簋	107
捌、晉侯穌鼎	155
玖、雁侯簋	201
拾、晉侯鸛盥	213
拾壹、柞鐘	227
拾貳、逯鐘	247
拾參、子范鬲	263
參考書目	283

附【2008 年金文學年鑑】

凡例	303
壹、分類資料彙編	305
貳、姓氏筆劃檢索	340

凡 例

- 一、 本內容以《首陽吉金——胡盈瑩、范季融藏中國古代青銅器》為撰述範圍，挑選銘文中較長、較具學術價值之青銅器作為研究對象，共計十三件，各篇論文之排列順序依照原書。
- 二、 其中〈鬲罍〉由歐修梅撰寫，〈鬲簋〉由鄭宇清撰寫，〈晉伯卣〉由張巽雅撰寫，〈習簋〉由黃榆惠撰寫，〈芮伯簋〉由蕭雁菁撰寫，〈龍紋盤〉由郭妍伶撰寫，〈伯戣父簋〉由邱郁茹撰寫，〈晉侯穌鼎〉由雷晉豪撰寫，〈應侯簋〉由蘇郁茜撰寫，〈晉侯鞞盃〉由蔡明芬撰寫，〈柞鐘〉由許震宇撰寫，〈逯鐘〉由林佳樺撰寫，〈子范鬲〉由李佩霖撰寫。各篇作者撰寫初稿，最後由沈寶春、高佑仁、莊惠茹改訂，若有增補之意見，則利用按語之形式說明。
- 三、 各篇內容包括：一、前言（含時代、形制、花紋與著錄）；二、釋文；三、注釋；四、今譯；五、問題與討論；六、附錄。特別的是前言部分涵蓋「時代」，旨在說明該器物之鑄造年代，「形制與紋飾」說明該器物在形制、花紋的時代特色以及「著錄」說明各器的著錄情況。「釋文」以

嚴式隸定，括弧內註明今字、通假字。「注釋」說明銘文中各字詞之字形考釋、訓讀及語義。「今譯」提供銘文翻譯。「問題與討論」對銘文中的問題做深入的研究。

9、「年代」、「器形」等說明，除非有更正之意見，否則一律依照《首陽吉金——胡盈瑩、范季融藏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說明。文中若參考學界之研究成果，則以當頁注的形式說明資料出處。

10、「參考書目」統一彙整置於書後，共分「古籍」、「單篇論文」、「專書」、「英文文獻」、「網路資源」，除古籍依年代排列外，其餘皆依作者筆畫順序排列。

壹、鬶觶

一、前言

本器的形制，據《首陽吉金》所載：

器呈橢圓形，有蓋，斂口，束頸，短領，腹部較深，腹壁外鼓，圈足較高，底部外撇成矮階狀，蓋頂為半環形捉手。蓋沿及腹部飾獸面紋，僅獸目可辨，軀體盡轉化為雲雷紋，圈足飾斜角雲目紋。¹

觶是一種飲酒用的杯子，《說文·角部》：「觶，鄉飲酒角也。」²《殷周青銅器通論》認為「觶的形制似尊，但容量少於尊，因以前者為飲酒器而後者為盛酒器。」³依據觶的器形，並將觶分為「圓觶」「橢圓觶」二類⁴；馬承源則曰：「青銅器中習稱的觶有兩類，一類是扁體的，一類是圓體的，此兩類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皆有，後者且沿用至東周」⁵；觶的分類另有彭裕商所分的三式。《首陽吉金》載此器呈橢圓形，應即容庚所謂的「橢圓觶」及馬氏所說的「扁觶」，亦即彭裕商所分

¹ 首陽齋、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首陽吉金——胡盈瑩、范季融藏中國古代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頁74。

² 〔漢〕許慎：《說文解字》（臺北：華世出版社，1982年；唐寫本宋刊本），頁153。

³ 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頁63。

⁴ 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頁63-64。

⁵ 馬承源主編；陳佩芬、吳鎮烽、熊傳新編撰：《中國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3年修訂新一版），頁173。

之第 I 式，「橫斷面為橢圓形，體較粗矮」⁶。

本器器形，與據考是西周初期器的「公仲觶」⁷幾乎一樣，與西周早期的小臣單觶、中觶、員觶、疑觶皆極其相似。不過，根據《首陽吉金》圖版，以及觶器的常見形式，此器應是侈口，而非《首陽吉金》說明（見上）所載之「斂口」。

鷩觶首次見於《首陽吉金》。此器器主所作器在《首陽吉金》凡三見，分別為簋、觚及本器。張光裕〈我與季融先生的金石緣〉道及：三者「是同一人所鑄器，但卻分別在不同時地所得。」⁸

二、釋文

（一）、蓋銘：

隹（唯）白（伯）初令（命）于宗門（周）〔一〕，史鷩易（賜）馬二匹〔二〕，用乍（作）父癸寶尊（尊）彝。

（二）、器銘：

唯白（伯）初令（命）于宗周，史鷩易（賜）馬二匹，用乍

⁶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頁 193。

⁷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西周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年），圖版在頁 20，圖版說明頁 6-7。

⁸ 首陽齋、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首陽吉金——胡盈瑩、范季融藏中國古代青銅器》，頁 8。鄭重：〈觀《首陽吉金》記〉：「首陽齋藏的鷩簋、鷩觚、鷩觶三件器物，是分別從歐洲、美洲及日本購得，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購到同一個人的器物。」（原載《文匯報》，2008 年 11 月 9 日。

http://big5.news365.com.cn:82/gate/big5 wenhui.news365.com.cn/xl/200811/t20081109_2088353.htm 980308 下載)

（作）父癸寶尊（尊）彝。

三、注釋

〔一〕、宗周：地名。周武王建立的都城——鎬京。今陝西省西安市西南灃水東岸。

〔二〕、史鬴易（賜）馬二匹：史鬴受賜馬二匹。此係被動語態，主賜者為銘文起始所稱之伯。

四、今譯

伯在宗周初次接受任命，史鬴（可能參與其事有功，所以，侯伯）賜與史鬴馬二匹，鬴於是鑄造了祭祀先考父癸的彝器。

五、問題與討論

（一）、時代問題：

《首陽吉金》定此器為西周早期器，大抵可從。原因如下：

1、觶的出現時間與「鬴觶」的形制：

周人建國後，以殷人好酒為鑑，《尚書·酒誥》、《尚書·無逸》、〈大盂鼎〉等文獻，都有節制飲酒的告誡，所以「西周的酒器確比商代少，商代常見的爵、觚、尊、方彝等酒器，

西周早期還多，中期後竟一起消失。」⁹觶也有這種現象。《殷周金文集成》收錄鑄有銘文的觶共 500 件，其中只有 9 件在斷代上不歸屬於殷及西周早期，而且這 9 件彝器的其中 3 件還是同出¹⁰，另有一件則無法斷定屬於西周早期或中期。亦即在這 500 件觶中，出於西周早期之後的不到百分之二，可見觶流行的時間主要是在商及西周早期。

再者，以「觶」的形制來說，實與斷為殷器與西周早期器的觶形更為相近（如「公仲觶」），與少數幾件西周中期、春秋晚期觶則相差甚遠。參彭裕商所舉出的幾件第 I 式觶標準器，可知與「觶」形制近似的銅觶，「主要流行於西周早期，下限到昭穆。」¹¹因此，就觶的出現時間與「觶」的形制而言，「觶」的時代應是西周昭穆之前的器物。

2、書體：

西周早期的銘文書法，無論是「瑰異凝重」、「雄奇姿放」或「質樸平實」¹²，其字形大小，大多因體而施，與西周中期之後愈趨整飭的現象，有明顯的區別。「觶」的銘文書法，與西周早期的書法風格大體較為近似，除了字體大小會隨著筆畫繁簡或大或小，而且還多有肥筆，此亦西周早期書體較

⁹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丁孟主編：《你應該知道的 200 件青銅器》（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7 年），頁 11。

¹⁰ 這三件觶為「義楚觶」、「郕王弔父觶」、「郕王義楚觶」，乃春秋晚期器，是「1888 年光緒戊子江西高安城西 40 里清泉市旁漢建成侯墓山下田中出土。」《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頁 4455。

¹¹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頁 195。

¹² 這是馬承源在〈商和西周的金文〉一文對西周早期金文書寫風格的劃分，參見氏著：《中國青銅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初版 2 刷），頁 107。

常見的現象。

(1)、「父癸」的稱謂方式

在故去的父祖之後加上死日的天干，如「祖甲」、「父乙」、「匕（妣）丙」、「母丁」、「兄戊」這類的稱謂方式，在銘文上屢見不鮮，但是，這種現象在西周早期之後的青銅器則幾乎消失。以「癸」字為例，「祖癸」、「父癸」、「匕（妣）癸」、「母癸」、「兄癸」這些構詞在《殷周金文集成》收錄有 437 例，其中，絕大多數斷為殷、西周早期，以及「殷或西周早期」，只有「史造乍父癸鼎」、「貍乍父癸尊」、「冊乍父癸尊」三例為西周中期器，出現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禽觶」為追念父親而鑄器，其銘文記為「用乍（作）父癸寶尊彝」，而非如西周中期、晚期習見的銘文形式——在祖、考前加上形容父祖德性的讚語，且之後不繫以死日，如「用孝于朕皇考」¹³、「用乍朕剌考尊鼎」¹⁴。據此，推估本器應屬西周早期之前的器物。

(2)、受命地點「宗周」

前三個論點都指向本器屬西周早期器，但是上述特徵也可能出現在殷器，不過，據本器器主受命地點記為「宗周」，可知此器絕非殷器。「宗周」是周王室所在的都城，這個名稱不應出現在殷商時期。此外，銘文中提及「宗周」的青銅器，在比例上也比較集中於西周早期，《殷周金文集成》收錄鑄有「宗周」一詞的彝器共 20 組，其中斷為西周早期者有 11 組，中期有 4 組，晚期則有 5 組。這應該也可以作為此器定為西

¹³ 「白公父爵」，孝王器，西周中期。

¹⁴ 「南宮柳鼎」，厲王器，西周晚期。

周早期器的次要證據。

(二)、器蓋同銘，然有四處寫法不同

本器器蓋同銘，皆作四行，每行字數略有不同。器銘和蓋銘在寫法上有四處不同：

1、器銘第一個字「唯」及第七個字「周」皆有「口」的偏旁，蓋銘、則無。

2、「令」和「寶」的配置，器銘與蓋銘左右相反，（器銘）、（蓋銘）；（器銘）、（蓋銘）。

3、「馬」的寫法，器銘在馬鬃的寫法上較蓋銘為多筆。

4、「尊」的寫法，器銘在「酉」的寫法上較蓋銘多筆。

這些差異，第三項或可置而不論，因為「馬」為象形字，書寫時只要維持描摹對象的重要特徵即可，寫法上的或繁或簡可容許較大的差異，況且，也無法排除銘文從書寫在範土上，到實際鑄造之間，可能造成的誤差。

至於第一、四項差異，或許可以看作相似的狀況。「唯」、

「周」、「尊」三字在器蓋中的六個寫法，皆可在現存的青銅器銘文找到相同的例子。這三個字都是蓋銘的用筆較省，可能與蓋銘和器銘可書寫的空間有關。就《首陽吉金》的拓本看來，蓋銘比器銘所用空間較小，若以觶的銘文鑄寫位置來說，一般觶的器銘多鑄造在器內底¹⁵，相對來說，在可書寫的空間上會比蓋銘為大。所以，如果某些字詞在鑄造當時有兩種以上的寫法，則在不影響文意的情況下，應可略為省筆書寫。

至於第二項的差異，在金文書寫常例中，「寶」字之「宀」下的玉、貝、缶的位置，並不固定在左或右；而「令」字「人」下跪坐之人形，金文中多作向左而坐，但是，甲骨文中，亦有面右而坐的寫法，例如《甲骨文合集》收錄於第一期的

14128  ¹⁶。所以，本器中的「寶」、「令」二字，在器銘、蓋銘中寫法雖異，但是都算前有所承。只是，若為同時而鑄，如何會有器銘和蓋銘寫法不同的狀況？比較可能的原因，應該是因為器銘、蓋銘可能是由不同人書寫而成，至於是鑄器時即分別由不同人書寫，抑或是器、蓋根本就是不同時期所鑄，則無從確知。

如果器銘、蓋銘確是由不同人書寫而成，則上述四個差異，皆可合理解釋。

（三）、「寶」字隸定的幾個思考方向

¹⁵ 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故宮西周金文錄·高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年），頁69。

¹⁶ 郭沫若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冊5，頁2006。